

生活滋味

除尘记

陈芳芳

双休日，阳光斜照进窗，我手持一把鸡毛掸子，细细拂去家中角落的积尘。行至女儿房间，目光轻轻落在那一面早已蒙尘的书墙上，心底涌起万千叹息。

那面书墙，是我为女儿精心构筑的阅读天地。自她3岁初识文字起，我便痴迷于购各种书，彩绘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、分类详尽的《黄冈作文》、依二十四节气编排配语音的《中国童话》、专为孩童启蒙的《童蒙春秋史》……一本本，一排排，从地面垒至墙头，一面墙早已容纳不下。我曾满心期许，要用书香浸润她的童年，用文字铺就她成长的道路。

可现实总与期待背道而驰。女儿对这满墙书籍，始终兴致寥寥。捧起书本，不多时便昏昏欲睡；勉强翻阅，片刻便喊头疼；甚至一见我拆封新书快递，便远远躲开如避瘟神。那一墙我视若珍宝的文字，大半都成了我独自品读的慰藉。

恨铁不成钢的焦躁，在心底悄然滋生，从循循善诱、苦口婆心地劝说，渐渐变为喋喋不休地责骂，而她，竟双手捂耳、双眼斜视，一脸憎恶，我的火气“噌”地瞬间被点燃，不由分说“啪”地一巴掌下去，她立马失声痛哭起来，稚嫩的声音里满是抗拒：“我就不爱看书，就不爱看书，你爱看你自己看，为什么非要我看，你真讨厌，呜呜……”

我顿了顿，心似被刀刮了一下，一阵恍惚，踉跄着几步，扶着椅背，重重坐在椅子上，“我真讨厌”？思绪飞回从前，一幕幕对孩子殷殷期盼的画面如电影浮现：为了让她爱上阅读，我费尽心思。当她识字尚浅时，我寻遍彩绘绘本；当她学会拼音后，我更换注音读物；当她嫌文字繁多，我便挑选大字插画版本……我自以为倾尽所有的呕心沥血，到头来，只换来她满心的憎恶。

我走到阳台，倚窗而立，望着蓝天流云，童年往事如春水，悄悄漫过心头。小时的我颇爱看各类课外书，但农村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，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走上好几里地，所获的书常常不是前页破就是后页缺，故事结尾常得靠自己想象、拼凑、编圆。时至今日，想起当年那个渴求知识却屡屡落空的自己，心里仍藏着深深的遗憾。如今我近乎疯狂买书的行为，未尝不是想借着女儿弥补当年的空缺，拾回自己那个未曾被满足的幼年。

母亲向来支持我读书，她说她的一生就是毁在没文化上，读初中时就想将我转到镇里读书，为了让我多学一会儿，还在镇上租房陪读。中考前几个月，更是每天三更起，风雨无阻地去磨心山上的禅寺，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孩子顺利金榜题名。可事与愿违，我终是差几分没能进理想高中，那一刻，母亲长久的期盼和苦守皆化作歇斯底里的满腔愤恨。

回忆此处，我不禁一阵哆嗦，差点将鸡毛掸子失手掉落。原来兜兜转转间，历史又重新演绎，我成了我的母亲，将自己的执念与遗憾，化作沉重的枷锁，牢牢套在了女儿身上。她的抗拒与压抑，何尝不是我当年藏在心底的无声挣扎。我决心收起偏执的付出，放下满心的执念，以尊重为先，以善意相伴，学着放手，让她按照自己的节奏成长。

而后的日子，惊喜不期而至。“妈妈，我登山比赛第三名。”“妈妈，我运动会跳高一跨就得了第二。”“妈妈，老师说这次期末音乐免考。”更令我惊喜的是第一单元语文想象篇作文竟然破天荒没扣分。我捧着奖状、试卷反复摩挲，欣喜若狂。

原来我的女儿从不是不够优秀。她只是不爱读我精心挑选的书籍，成绩也不算出类拔萃，可她爱笑爱闹，鲜活明亮，热爱运动，擅长弹唱，能静心书写对联，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光芒与天赋。她有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不必复刻我期待的模样，不必弥补我童年的遗憾。

手中的鸡毛掸子，扫去的是家中的尘埃，更扫净了我心底的执念。那面书墙或许依旧蒙尘，可我的心，早已澄澈通透。

原来最好的教育，不是强行塑造，而是静静守护；最好的爱，不是强加意愿，而是让她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阳光洒进房间，照亮女儿灿烂的笑脸，也照亮我释然的心房。

扫尘之日，尘埃落定，心亦安然。

似水流年

悠悠香椿情

谷均

单位门前有块十几平方米的空地，常年荒着，野草疯长。陈大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不知从哪儿讨来几枝树苗，抢先在那块空地的边角捣鼓了半天。我路过时，他指着那几根光秃秃插在土里的“干树枝”说：“别看它现在这副模样，这可是香椿树。等它新叶一冒头，咱们就有口福了。”

我心里半信半疑。那几根枝条，也能成活吗？可不知从哪天起，我却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逢值班或午休，总会时不时地多看几眼。起初一周看一次，后来变成两三天一次，就盼着枯枝上能透出一丁点绿意。

这番守望，总让我恍惚觉得时光在倒流。

记忆里，老家院子东南角长着一棵老香椿树，树干黝黑粗糙，裂纹深深浅浅。可一到春天，满身沧桑便化作最温柔的生机。别的树还未苏醒，它已先感知春暖，枝头悄悄鼓起一抹紫红。起初只是紧实的小芽苞，裹着细绒，怯生生蜷缩着，像怕着凉。没过几日，阳光渐暖，紫红慢慢舒展，叶尖泛起嫩绿，红里透青，在春日下鲜润透亮，恰似一枚枚沾着霞光的红玉簪。

祖母拿一根绑了铁钩的长竹竿，站在树下，仰着头，眯着眼。她极有分寸，只钩那些最嫩最鲜的芽头，动作利落，“啪”一声轻响，香椿芽应声而落。我在树下铺好的尼龙布上收拾，那掉落的椿芽，散发着独有的清香，混着泥土与草木气，一股脑钻进鼻尖，仿佛把整个春天的鲜活，都揽进了怀里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陈大种下的那几株香椿，竟真的奇迹般活了过来。先是枝干上泛起一层青晕，接着，在某个暖阳高照的午后，我猛然发现，枯枝节点处，冒出了几个米粒大小的红芽。陈大过来一瞧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：“活嘞，活嘞！等着吧，再过两日就能吃了。”

香椿嫩芽长得飞快，几乎是肉眼可见的

速度。从米粒大小到展叶，不过短短几日。看着眼前这簇初生的椿芽，我不由想起祖母的那双手，和她灶台边绕来绕去的烟火气。

在老家，香椿吃法有讲究，头一份要数“香椿炒鸡蛋”。祖母把刚摘下的嫩芽洗净，粗粗剥几刀，留着叶片的筋道，打入几个家养土鸡蛋，撒上细盐，搅打出细密泡沫。灶膛火苗舔着锅底，土灶大铁锅很快热了，一勺猪油化开，蛋液倾泻而下，“滋啦”一声瞬间蓬起，金黄裹着翠绿，香气在那一刻彻底炸开，顺着门缝窗棂，飘满整个小院。

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，还是那道简单到极致的“香椿拌豆腐”。嫩滑豆腐切小块，开水焯去豆腥，捞出沥干；香椿也焯一焯，原本紫红的叶片遇热水，立刻变成鲜亮碧绿，像翡翠一般。祖母把香椿切得碎碎的，撒在雪白的豆腐上，淋几滴香油，撒一小撮盐，轻轻一拌。白绿相映，清清爽爽，一入口，豆腐的软嫩和香椿的脆嫩缠在一起，清香在唇齿间爆开，那滋味，真是“鲜得眉毛也脱落嘞”，没有半点儿杂味，纯净得像是把整个春天的山野都含在了嘴里。

思绪被一阵风拉回。眼前的椿芽，紫红色的叶片在风里轻轻晃，像是在跟我招手。陈大拿来小篮子，小心翼翼采下头茬嫩芽，生怕惊扰了这来之不易的生机。

那天中午，陈大在单位食堂，用这几枝椿芽做了一盘简易的香椿炒蛋。当那股熟悉的香气在厨房里漫开时，我恍惚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小山村，回到了那个晒满阳光的小院，回到了祖母身旁。

如今看着单位门前这几株倔强生长的香椿，我忽然懂了陈大当初种下它们的心思。在忙碌平淡的日子里，人总需要一点温柔的寄托，一点能牵起旧时光、唤来心安的东西。

香椿树如此，人也一样。一缕椿香入心，何处不是故乡。

人在旅途

想做那里一条船

方外遛心 文/摄



顾城曾写下“草在结它的种子/风在摇它的叶子/我们站着，不说话/就十分美好”。我也不想说话，我也感觉很好，但站在“船晚岛”如梦似幻的岸边，谁又能管得住自己惊喜的心情呢？终究忍不住要赞叹的。

“船晚岛”在哪？可能连“百度”也未必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刚去过那里。

“船晚岛”也叫“赵述岛”，是海南省三沙市西沙群岛中的重要一员。“船晚”是个乳名，是当地渔民取的，意思就是天黑了船舶可以

靠泊避风的地方，所以又叫“船暗岛”。名字虽土，但十分形象，也很接地气。与之相比，“赵述岛”这个名称就官方多了，本来这也是为纪念明朝使臣赵述奉命出使三佛齐取的。

想去“船晚岛”，最好是在夕阳西下时，从三亚凤凰岛邮轮港码头乘“祥龙岛”轮出发。这样，次日清晨，太阳尚未醒来，邮轮就到了。只要你不贪睡，比太阳早起几分钟，睁开双眼，就能看到身披霞彩的“西沙”和梦幻迷离的“赵述”，当然还有绝美的海上日出。

很惭愧，面对如此胜景，我虽激动过、惊艳过、陶醉过，但至今未找到适合用来描绘它们的语词。

大美虽然难言，但仍想说：我不但深爱那片海，更想做那里的一条船。在岛上游览时，我曾试图说服当地工作人员收留我在岛上做一名志愿者。但人家告诉我，假如真有这样的政策，大概这个面积仅有0.22平方公里的小岛早就被志愿者挤满了，恐怕你连登岛游览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做不了志愿者，就让我做那里的一条小船吧，舢板也行。只要能拥着它、看着它、陪着它、爱着它、恋着它，不给它增加任何负担、带来任何污染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真的，那里的海水实在是太清太纯太艳太美了！当然，也有人说那里没有海水，只有玛瑙和翡翠。但我要说，就算是最顶级的玛瑙和翡翠，也无法与那里斑斓灵动的水媲美！

海仍在那里荡漾着，风仍在那里吹着，就让我做那里的一条小船吧，可好？